五桥老街，风雨过后愿你再无恙

□李晓

夏日清晨的霞光，给万州五桥老街河上的百年老桥披上了一件金色衣裳，这是对沧桑老桥的问候。

在老街人心里，老桥是他们心里老祖母老祖宗一样的存在。7月5日早晨，71岁的老街居民向全兴蹚过街上的遍地淤泥来到桥上，在清凉晨风中轻轻抚摩着桥上稳稳的石墩，桥下浑黄的五桥河水安静地流淌着。就在前一天早晨，汹涌咆哮的河水由着性子高昂着头，漫过了老桥桥帽，站在老街高处的向全兴看到，一棵来自上游被连根拔起的大树，拖着根须在翻滚河水中打着转儿，张牙舞爪地翻卷过老桥，向下游直扑而去。

老桥出现在7月4日晚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联播》画面里，是一条关于老街在特大暴雨中迎击洪水的新闻，让向全兴感慨不已。3年前，2020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洪水中的老桥也在《新闻联播》里出现。那一次，老街人噙着热泪，看到老桥挺过了洪水一劫。

每到夏天，老街人都很关注天气预报。几天前，社区在“亲亲老街一家人”居民微信群里发出通知，提醒大家晚上不要睡得太沉，一旦河水高过警戒线，社区会在安装的网络防洪监测系统里拉响水情预警警报。一旦险情发生，就会按照预定的防洪预案迅速实施。今年夏天以来，这里已进行了两次防洪演练，居民们都很配合。

向全兴两次都参加了，他是党员志愿者，是老街家家户户都知道的热心肠，在老街老巷里，在五桥河河边，要是哪天他的身影没有出现，有人还会打电话问他：“向大哥，你去哪儿了呢？”一条老街，有铁匠铺子里打铁时的熊熊炉火映亮；一条老巷，有卖了几十年米花糖铺子的飘香；一条老街，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做了几十年街坊的亲热的老街人，他们的身影是老街人心里生出的包浆。

7月3日深夜，雨声哗哗中，住在老街临河的向全兴总睡得不踏实。4日凌晨2点，他就早早起床，推窗看河水是不是上涨了。雨声很大，夜色黏稠，河水看不清。向全兴坐在客厅沙发上，一抬头，看见挂在墙上的父亲遗像，黑白照片上，慈祥的父亲笑眯眯地望着他，很淡的眉毛，厚厚嘴唇，父亲生前一直讷言。向全兴上前取下画框，用湿布轻轻擦拭着。凌晨3点，雨声更急，向全兴披上雨衣打着手电来到河边，手电光中，上游来的河水有些浑浊了，但没见明显上涨，回到家里，向全兴就一直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听着窗外雨声勉强打个盹。

4时50分，五桥老街上空响起急促的预警警报声，睡梦中的老街居民被惊醒，老街人知道，洪水来了，快跑！

首先拉响警报的，是老街的社区干部小吴。7月3日晚上，小吴也一直睡不好，夏天一旦下雨，雨情与身体内的“生物钟”成了一种神秘的呼应。在手机上操作拉响警报后，小吴就驱车赶往老街，她要与社区干部、志愿者一起，立即组织老街居民紧急大撤离。

向全兴在家里听到警报声，冲出了门。他赶到老街临河的五一街，在还没撤离的居民家门外用拳头一拳一拳地擂，门颤动着，他高声呼喊：“洪水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！”此时，上涨的河水已漫过五一街地面。

他奔跑着接连敲开了20多户居民家的门，惊慌的居民们撒腿奔向老街后面的高处。一个姓刘的中年男人后面跟着家里几口人，惊慌之中他扛着一块门板吃力地跑着，估计是想借助门板浮力泅渡过洪水。1979年9月的那次老街洪水，一个老街居民就是借助一块门板在洪水中救了自己一条命。向全兴见状，大声喊：“丢下门板，丢下门板，还来得及，快跑！”中年男人回头，一见是向大哥，便丢下门板，在雨幕中带着家人开跑。

早晨6时，洪水已经淹没到老街一楼居民家的门口，发飙的洪水撞击着门，屋里很快漫进了洪水。凌晨5点就赶往老街的周哥，正在组织居民撤离。周哥是我在街道的同事，在部队就入了党，曾经与我在一个办公室，如今他在单位负责伙食团的后勤工作。

在五一街黄师傅的老相馆旁边，洪水已经漫到了一户居民家的卷闸门边，周哥听到屋子里有人在捶打着门喊：“救命，救命！”里面是独自一人在家的78岁的张奶奶。张奶奶在这里租房居住，卷闸门被锁着打不开。周哥和另一名社区警务室协警在门外大声喊：“奶奶，您不要害怕，您先把钥匙从窗子的缝隙递出来，我们来想办法打开。”张奶奶把钥匙递出来，周哥接过钥匙后猛扎入水中，在水下反反复复摸索着锁眼，但是，他根本就睁不开眼睛找不到锁眼，只能放弃。一名社区干部找来一把斧头，周哥操起斧头朝着卷闸门砸去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卷闸门上方破了一个小口子，周哥和协警一边砸，一边用力撕扯着卷闸门上的铁皮，门终于被硬生生地弄出了一个大洞，周哥和协警从大洞爬进去，将张奶奶营救了出来。

7月4日上午9时，漫过五桥老街全线的洪水退去，度过劫波的老街，一片疮痍狼藉。上游各路洪水凶猛而来，汇聚到五桥河，让这里不能承受之重。

7月4日黄昏，我在老街遇见周哥，他正组织给连续奋战在老街清淤、消杀现场的武警、消防官兵、社区工作者、志愿者送盒饭，上千份盒饭一一送到了他们手上。我看见，疲惫不堪的抢险救灾人员满身泥泞蹲在街巷里扒拉着盒饭，从凌晨5时多开始，他们就奔赴老街抢险救灾。趁周哥歇息片刻，我忍不住双手给他作了一个揖。周哥笑笑说：“应该的啊，应该的啊。”当天，人民日报视频号等各大媒体播发了周哥救人的新闻画面，刷暴了我单位同事的朋友圈。

当晚，我赶回办公室。在办公室小程那里，我得到一个准确数字。当天参与五桥老街救援的党员干部、志愿者、武警消防官兵、公安干警、民兵抢险救灾应急队员有530多人，安全转移老街居民4500多人、120多户商家，他们用血肉之躯保障了老街人安全转移。

7月5日早晨，我赶往五桥老街香炉山社区。按照街道要求，全体党员干部这几天与赶来清淤消杀、打扫居民和商户家环境的各路队伍一起，进家入户开展清扫搬运等工作，让老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

在这里，我见到尘土满身的社区党总支书记傅山祥，他正组织老街党员志愿者们清除香炉街上厚厚的淤泥。在老街3年前的那场洪水中，傅山祥潜入滚滚洪流营救出了10多个被困居民，被居民们称为“潜水书记”！2021年6月，傅山祥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，今年1月，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。

一个被安置在亲友家的老大妈，想去看看洪水袭击后的老房子，傅山祥背着这位大妈来到老房子前，轻声安慰：“孃孃，莫急啊，我们会帮助您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”老大妈朝傅山祥点点头说：“我们听你的。”

一家卖酒的商铺，在7月4日的洪灾中损失了2万多元的白酒。傅山祥对商铺老板王大哥说：“只要人还在，好好干，有啥困难跟我们说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”王大哥紧紧握住傅山祥的手，不住地点头。

我与傅山祥道别。他告诉我，作为人大代表，作为在老街从小长大的娃，他向上级单位反映五桥河综合整治的项目已经有了好消息。到时，五桥河会真正成为幽静老街的风景，成为老街人心里温柔的母亲河。

风雨过后的老街啊，愿你再无恙！

朝游白帝城

□于祎旸

正所谓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，国人对诗词的热爱源自传承千年的文脉。千年的如痴如醉，千年的诗酒为伴，早已将文脉融进血脉，从而赋予一些城市独特的气质。全国因诗词、诗人而闻名的城市不少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有“中华诗城”之称的重庆市奉节县。

从重庆北站出发，乘坐高铁仅需100分钟即到奉节站，诗城的韵味在高铁站内可见一斑，旅客上下站必经通道外，立有一面诗墙，刻下四首“天下第一”的诗作。“天下第一快诗”乃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，“天下第一律诗”是杜甫的《登高》，“天下第一情诗”为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，“天下第一景诗”则是刘长卿的《寻张逸人山居》，这四首诗均和奉节有关。鲜为人知的是，自古以来有一万多首诗词诞生于奉节。

要知奉节诗情之所在，不可不到白帝城。这里留下诸多传说，引得李杜等无数文人墨客竞争风流，挥洒传世的笔墨。

漫步在风雨廊桥，直通忠义广场，一尊诸葛亮石像静立在广场中央，执羽扇、着纶巾，眉宇间怅然深邃，仍在忧心蜀汉前程。石像后立着《出师表》，字里行间无不陈诉着武侯的耿耿忠心。诸葛亮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，令后世之人感动不已，唐太宗李世民为之动容，为旌表其忠君爱国、奉公守节，遂将“人复县”更名为“奉节县”。

忠义广场右侧有365级上行石阶直抵山门，前行数十步便来到白帝城的标志性建筑，“白帝庙”三字赫然映入眼帘。身入此门中，往事越千年。正殿立有一群塑像，正是刘备永安托孤的场景，将游客思绪带回了那年那月那日。另有明良殿、武侯祠、观星亭等明清时期建筑，东、西碑林藏有70多块历代留下的名碑，其中隋代碑刻已有1300年历史。

出白帝庙下行数十步，朱红色的“夔门”二字刻于碑上，这里便是欣赏夔门的最佳点位，不少游客掏出10元钱，将背面夔门的图案放在镜头前，完成打卡拍照。七曜山山脉一路延绵，却在白帝城外被长江拦腰截断，形成隔江对峙的赤甲山、白盐山，两壁如削，其形如门，从汉代起便称之为夔门，历有“夔门天下雄”之说，以其雄伟壮丽冠绝当世。赤甲山层峦叠嶂，山势延绵不绝，造就了三峡之巅的高耸入云，远远望去状若桃尖，故又称“桃子山”。赤甲山下瞿塘关独立江口，与白帝城隔河相望。关内一座赤甲楼倚山而建，楼前古炮台直击江心，而今已成猕猴的乐园，猴群在城墙上来回踱步、上蹿下跳。

既来白帝城，自然要体验泛舟瞿塘峡，领略“白帝高为三峡镇，瞿塘险过百牢关”的真意。江风拂过耳畔，船头划破浪尖，大有乘风破浪之感。白盐山近乎垂直的山体，如同千仞之高的定江神柱，前人留下的摩崖石刻清晰可辨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冯玉祥的“踏出夔巫，打走倭寇”，提醒着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勿忘国耻、尽忠报国。侧看赤甲山，有栈道沿着赤甲楼向远处延伸，然而不到一公里便戛然而止，前方绝壁峭立再无立脚之处。实际上，江水之下存有一条古老栈道，全凭人力沿着山壁开凿而成，因三峡工程淹没水下。

8公里瞿塘峡果真险峻无匹，一路除却三峡游轮满载的游客纵情欢呼外，唯有滔滔江水在岁月里浅吟低唱，除此再无人声、不见人迹。无限风光在险峰，那些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，仍留有岁月的余痕，山中有风蚀而成的天然洞穴，山底有环形排列的紧密岩层，揭示着大自然的粗犷，呈现最纯粹的原始之美。

欲知一座城的前世今生，最好的方式便是走进博物馆，白帝城往西约三公里，是追忆夔州的好去处。夔州博物馆屹立于此，战国青铜鼎、夔龙青玉饰件等馆藏文物见证岁月变迁。纵览奉节历史，能成为诗城绝非偶然，自有其深厚的人文底蕴支撑。

相传尧舜时期，此地有一古国名为“夔国”，日后的“夔州”之名便是由此而来。西周时期，有鱼复国将国都设在此地，然而进入春秋战国后，诸侯攻伐、大兴刀兵，鱼复国先后成为庸国、巴国、楚国、秦国的属地，公元前314年秦国设置巴郡鱼复县，成为奉节县2300年建城史的开端。

道不尽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唐代改“信州”为“夔州”，“人复”为“奉节”。李白在此遇赦，一首《早发白帝城》助推白帝城声名鹊起；杜甫在此结草堂而居，成诗四百余首，惹后世文人到夔州争相凭吊。400年后的陆游任夔州通判，苦寻杜甫走过的路、住过的屋。刘禹锡被贬官出任夔州刺史，将三峡地区的民间歌曲《竹枝》脱胎换骨、推陈出新，惹得诸多诗人争相效仿，后来成为经典乐府词牌，在宋朝大放异彩。用今人的眼光来看，奉节要风景有夔门，要人文有白帝城，还有诗仙、诗圣、诗豪为诗为文，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皆备，故而造就了“诗城”之盛名。

作为夔州古城标志性建筑的依斗门，如今以异地重建的形式得以重现。也许在1250多年前，那位清瘦的老者也曾登临城门，长叹“夔府孤城落日斜，每依北斗望京华”。而今“每依北斗”已化为依斗门，静静陪着耀奎塔，立在长江边，默默凝望着对岸，也和杜甫一样思念着老家。

落地生根

□文猛

落地生根，生生不息。

大江东去，太龙古镇。在漫长的长江时光格上，一看到漫山遍野的红桔树林，大家就知道素有“长江咽喉”之称的巴阳峡到了，万州太龙古镇到了。

红桔树是太龙古镇的封面。

红桔在古代书面语中写作“红橘”，但是在我们三峡，总是把它写作“红桔”，大家更看重木字旁后面那个吉，图一个语言上的吉祥。

太龙有四千多年的红桔种植历史，古红桔在太龙大地上落地生根。

在太龙，只要有土，栽上红桔苗，就会长成红桔树，结出红桔，红桔与太龙人民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种联系超越了农业种植和自然生长，成为太龙人最信赖的“庄稼”。

有民谣为证：大禹治水苦，巨仞斧凿痕。神女赐红桔，奖赏太龙人。福星碧树挂，惠泽千万年。

在太龙人一代一代传承中，红桔是天上的星星，是神女赐给太龙人的仙果。红桔古称“丹桔”，“大红袍”是皇家给太龙红桔的赐名。太龙土地上有古盐道、古茶道，还有古桔道，那是一条把贡品“大红袍”红桔运到京城的“阆中桔道”。如今，太龙土地上种植的红桔树2万亩，百年以上树龄的红桔古树就有1000多株，太龙被称为“中国红桔第一镇”，名副其实。

仰望古红桔树蓝色的古树名木保护牌，它编号的前六位数字和太龙人身份证的前六位数字一样。

树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们都是大地上长高的树。

俯瞰江边红桔树，树在向上生长，人也在向上生长，从这个景象想开去，太龙人何尝不是向上生长的树。

随着三峡工程建设的推进，一天天上涨的江水淹没了家园、桔园。家园、桔园就近后靠，从江边肥沃的平坝搬上高坡，高坡上长出了炊烟，长出了桔园。

魂牵梦绕的故园沉入江波，高坡上是新屋是新树，一切都是新的。

人不辜负大地，大地就不会辜负人。

2017年，太龙人在大旗村对古老的红桔提质改良，引进晚熟柑橘国际专利品种“探戈”，这是古红桔的升华。

太龙人对待每一棵桔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根据地域阳光的不同，选择给桔树施什么肥，怎样打枝。

给桔树喂红糖粥，是照料桔树最走心最奢侈也是最有效的办法。太龙人家家都有一口大锅，不是为煮饭，是为红桔熬红糖粥，红糖粥喂养出的桔树，桔子特别红特别甜。

走进今天的太龙，桔花盛开，天地之间，大江之畔，白茫茫一片，一江白，一坡白，一山白，空气中飘荡着浓郁的桔香。

红桔成熟的时节，三峡尽展平湖红，大街小巷桔飘香，桔树上挂满通红通红的桔子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桔香，那是点亮的小桔灯，那是温暖的大红的笑容。一江红，一坡红，一山红。

果农用背篓把桔树上的红桔装进去，摆满桔园中的桔道，就像一条条红彤彤的小河在桔林流淌，那是太龙最红最饱满的季节。

树落地生根，人落地生根，工厂也落地生根。

古老的土地上长出了用红桔作原料的红桔深加工厂，红桔酒、桔汁饮料、红桔香精、香皂、唇膏、桔饼、桔皮，皆从红桔中“走来”，成为古老土地上长出的全新的“庄稼”。

【食尚志】

麻辣鲜嫩邮亭鲫鱼

□罗昭伦

邮亭是个地名，是重庆大足区的一个镇，地处渝西与川东交界，为成渝交通咽喉，旧时下至重庆、上达成都的必经驿站。

邮亭原称“邮停”，史称“邮亭铺”“邮亭驿”。因为有人驻留，当地一些精明的渔民便依托邮亭铺开起了路边鲫鱼店，方便过往行人食用。没想到的是，这里煮出的鲫鱼味鲜、细嫩，赢得八方食客的大加赞赏。渐渐地，邮亭鲫鱼声名远播，生意日渐红火。

20世纪80年代后，邮亭鲫鱼逐渐形成了享誉巴渝、名满西南的特色菜品。在川渝地区，曾刮起一股邮亭鲫鱼旋风。仿佛一夜之间，就出现了数十家做邮亭鲫鱼的馆子，其势头之强劲令餐饮业老板始料未及。

在邮亭镇附近的荣昌、永川、铜梁、璧山、安岳、南充、绵阳等地，到处都可见写有“邮亭鲫鱼”的招牌。在大足区双路街道通往邮亭镇的大邮路上，建有近两公里长的“邮亭鲫鱼一条街”，街上以鲫鱼命名的饮食店不下一百家，最著名的有“刘三姐鲫鱼”“杨门正宗鲫鱼”“邮亭陈鲫鱼”等。

邮亭鲫鱼的做法和一般的川菜没什么两样。“刘三姐鲫鱼”的老板跟我说，其大致做法是，先将鲫鱼剖洗干净，改十字花刀，加姜、葱、盐、料酒码味。泡红辣椒、郫县豆瓣斩细，芹菜洗净切成节。鱼在油锅里炸成金黄色后，炒锅下油烧至五成热，将泡红辣椒、郫县豆瓣、辣椒粉、生姜、花椒等放入，炒至油呈红色后下鲜汤、料酒、泡萝卜，熬出味，再将煎好的鲫鱼、芹菜下锅内烧至鱼熟，调入鸡精后，连锅端到火锅桌上，色香味俱全的鲫鱼便做好了。食用时，火锅炉不用点火，待鱼吃完后加入其他菜品时再点火。

邮亭鲫鱼的吃法与重庆火锅比又有了新意，它改变了以往吃火锅必备的鲜油碟、干油碟，改成碎米花生、碎米榨菜、葱花等调料。

食者将整条鲫鱼从火锅内取出放入食盘内，随个人喜好放入各种调料，再舀一小瓢鲫鱼汤调匀，一并食用。这样吃鲫鱼，麻辣鲜嫩，花生的脆香、榨菜的醇香、火葱的芳香，在口中迸发出来，味道堪称一流。吃完鱼后，如果余兴未尽，还可另点几款毛肚、时令蔬菜，作为换口酒菜、下饭佐菜。

这道以鲫鱼为主料的佳肴为何兴盛数十年而不衰？除了地处交通要道、当地旅游文化的带动外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广也至关重要。

为进一步推动邮亭鲫鱼的发展，当地政府打造了生态养鱼基地，专门为邮亭鲫鱼提供食材。而在邮亭鲫鱼的烹制中，不抱陈守旧，坚持口味创新。如今经营得好的邮亭鲫鱼店，除保持邮亭鲫鱼的特色风味外，还针对食客们“营养配餐，求新尝鲜”的心态，相继开发出新菜品，如煎蛋鲫鱼汤、锅巴鲫鱼、肥肠鲫鱼等种类，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。

小溪 （瓷版画） 唐英

投稿邮箱：kjwtzx@163.com